

人与自然

## 神秘的栎树

◆ 叶剑秀

霜降过后,秋将尽。秋天是唯一一个先荣后枯的季节。在这最后的旅程中,秋天或许有太多的不舍和眷恋,把所有的能量释放出来,渲染了山川树木,绚丽了天空原野。一抹生动如画的美丽,让人们记着秋天的好。约好了去山野里看霜天红叶,选择的地方是个偏僻的山沟。天气晴好,天空出奇地蓝,放眼望去,大片的栎树丛林,目之所及,金黄、浅黄、橙黄,波涛汹涌般映入眼,目不暇接。栎树的颜值成了秋末的主角,众人的目光放射着粉丝的追逐目光,完全忘记了来时的初衷。众人被栎树艳丽夺目的气势所征服。栎树的粗犷和朴拙,常常被人们忽略。或许它太过于低调内敛,记忆中它的色彩暗褐灰黄,从来不成风景。它材质坚硬,成型者多用于铁道枕木、煤窑坑木,未成器者,多被山民砍伐入灶,取暖做饭,也算都是用在污浊受辱的地方,身价自然有些卑微。唯能留下印记的是栎树的籽粒。籽粒在深秋成熟,却无人采摘,任其在风雨中自然脱落。落地的籽粒棕褐色,饱满诚实的模样,形体圆润,光滑晶莹,但因味道苦涩,不可食用,遭人遗弃也是常理了。

今秋栎树的景色韵致是极其罕见的。那迷人的橙黄,犹如微波荡漾,美到极致,温润了大山的烂漫与壮美。眼前仿佛是自然之笔描摹的一幅经典油画,凝固成千年的守望,成就了傲然的屹立和挺拔,让人筋骨作响,血脉偾张,顿生奋发激进的力量。极目远眺,那橙黄如毯,似似旌旗飘荡,引人生发无限的遐想。

在古老的宗教、神话和传说中,栎树具有神圣尊严,被视为神秘的圣树。在不同的文明国度里,栎树被誉为不同的天神,被人供奉。栎树是长寿、强壮和骄傲的象征,现实中,结婚八十年的夫妇,誉为栎树婚。

在人神合一的大自然中,栎树的无数枝桠,像指向天空的手指,在寥廓的天穹下显得分外遒劲倔强,以此接通天地,探知天象诡变,捕捉灾难降临的信息。栎树从不顾风摧雷击,将凶险噩讯,及时布诵天下。栎树传递信息的方法极其特别,竭力摇晃身躯,飘下的栎叶在空中飞舞,以此通告万物,安抚民生。栎树宽厚仁慈,秋尽冬寒,但不能接纳御寒的鸟类栖身,还能笑对苍天的雨雪风霜。这是一种气度,这气度,就是一种无畏无惧的高尚品质。

栎树又名柞树,也唤橡树,是在诗意的里生长起来的风景。想起舒婷的那首《致橡树》,心里骤然生起几分敬意,我们漠视了栎树的高贵存在。

心被牵着,走近栎树仔细品味,心境果然不同。栎树从植物学分类上是属于壳斗科。栎树坚韧,耐干燥、高温和潮湿,无论贫瘠干旱,凄风厉雨,皆能适应生存。树干奇特苍劲,形体优美多姿,枝繁叶茂,树皮暗灰褐色,略显粗糙,枝条褐色,微带浅黄。栎叶边缘呈锯齿状,少有全缘,叶片在秋季落前变红褐色,从远处观看,冠如华盖,千姿百态,神韵独具。

再观栎树,坚韧优雅,大气沉静,有智者一样的禅定,有仁者一样的慈爱,那气韵,一方故土的航标,是千年升华的图腾。转身离去,回眸,栎树林带伟岸苍茫,栎叶的橙黄多姿,分明还亮堂着守望与守护的执着幽光。

## 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上世纪70年代末,老家的人都还住在窑洞里。一年夏季,连着了几天的大暴雨,家里的窑洞坍塌了。那晚大半夜,我们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被父母叫起来,全家人在外面的牛棚里坐到天亮。父亲说:“这样子不行,得赶紧写申请批宅基地,这窑洞不能再住下去了。”

谁知第二天,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来找父亲写申请。因为好多人的窑洞都不同程度地损坏了。后来父亲跟村长一合计,干脆写个集体申请集体搬迁。于是写一份申请书向上级反映,乡里领导非常重视,亲自下来查看灾情。并特事特办,紧急审批通过。一年以后,村里分散居住的人家终于聚集到了一起。家家几乎都是红砖平房,独门小院。一户挨着一户,一共排列了四排,整齐划一,好像阶梯教室一样,别提有多气派了。当时还在周围村子起到了典范作用。若干年后,别的村子也相继效仿,慢慢地都从半坡窑洞里搬出来,住到干净整洁的平房里。

我们家是搬去最晚的。母亲说,开始盖房子时,家里一分钱也没有,父

亲把家里养的一头大猪卖了。可那也是杯水车薪,父亲愁得彻夜难眠。后来才想到自己做砖盖房子。山里的泥土到处都是,可以就地取材,主要耗费的是人力。邻居间互相帮忙,也不要工钱,只要每天管吃饭就行了。

于是那个暑假,家里开始做砖,还找来十多个人帮忙。偏偏姥爷病重住院,妈前去看候,就由我来做饭。若现在让一个14岁的小姑娘每天做十多人的饭,简直不可思议。那时的我并没有觉得多么难,全家人都在为新房子忙碌,我不做饭都腾不出人手了。

历时两年,历经各种艰难,房子终于盖好了。只是还没有粉刷。又是一个暑假,哥哥执意要跟着本村人去建筑队打工。妈妈嫌他年龄不同意,他就一大早起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,悄悄地跟着人家走了。干了一段时间,他没要工钱,直接换回建筑队的沙子、水泥、白灰等,把三间平房刷得白白亮亮的。哥哥又买回来电线、灯泡,对照着物理课本,把每个房间都接上了电灯。一切准备妥当,搬家那天,哥哥叫来几个

## 今次新居又胜前

◆ 苗志敏

男同学,去老家抬桌子、床等生活用品,父亲赶着牛车,拉着一车家伙,母亲端着一盆发得满满的面,我们也抱着各种物品跟在后面,每个人都笑脸盈盈,一路浩浩荡荡,终于在我们开学前搬进了新家。

日月如梭,光阴似箭,时间过得真快,好像新房子住进去没多久,转眼间可有十年了。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了城市里工作、上学。周末回家,听到父亲和哥哥又在商量着盖房子。只是这次没有像上次那样费时费力劳心费神,工程全部承包给了工匠。等到我们三个月后回去,吃惊得都不敢进门了。

以前的小平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三层小楼房闪亮地矗立着,是那么的漂亮、豪华。我们高抬腿轻落地,屏声敛气慢慢地走进去,唯恐把干净的地板砖给踩脏了。我率先上到楼顶,放眼望去,正是夕阳西下,牛羊归栏的时刻,远方升腾起一片袅袅炊烟,入目的是一派绿意盎然,安详静谧。村子里的土路也变成了柏油马路,平展展的,直接修到了家门口。我深深地呼吸,啊!连

空气都是甜的……

也仅仅是过了五年,父亲看我们上班、上学来回奔波着太辛苦,就决定在城市买房子。这次就更加轻松快捷,房款一交,马上就拿到了新房钥匙。搬进新家,只是感觉更踏实、更温暖。我们再也不用在城市里租房,再也不用等到周末才能回家。我们可以每天回家,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。我们只能用更加努力的工作、更勤奋的学习去回报这个美好的时代。

现在我们都已各自成家,在城市里安家落户。我们相距很近,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。只有哥哥和嫂子还在老家驻守,每天优哉游哉地守着大房子,好不惬意。虽然哥哥在城市有两套房子,但他不愿意在城市居住。他说老家空气好,现在卖什么的都有,和城市没什么区别。加上交通发达,环城公路、立交桥纵横交错,去哪儿都很方便。哥哥二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我们身边。每到周末,我们一大家子人都齐聚妈妈那儿吃饭、聊天、玩耍,尽情地享受着这美好的生活。



酒香忘忧(国画) 高喜军

## 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”征文启事

◆ 曹春雷

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40年前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这40年是风云激荡的40年,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,在广阔的舞台上展现中国的魅力和风采;这40年是砥砺奋进的40年,中国实现了从“赶上时代”到“引领时代”的伟大跨越;这40年是日新月异,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,从即日起至年底,郑州日报与河南省散文学会联合举办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”征文活动。我们真诚

地期待作家朋友和广大读者,通过切身经历,以生动感人的故事、深刻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怀,反映这40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,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,书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,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。征文要求必须是原创作品,散文、随笔、特写均可,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,诗歌控制在50行以内。即日起“郑风”副刊将开设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”专栏,从来稿中择优刊登。来稿请发送至:zzrbzf@163.com,并在“邮件主题”处注明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”字样。

着流着就很快了。一晃,纪梅在这里已经待大半年了,还有个把月就要过年了,父亲电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。父亲说,梅呀,过年你就回来吧,早点回来,你姑带你到村里寻了个小伙,就是那个牛家的牛宝,你的小学同学,你还记得不?人家可对你印象很好呢!牛宝去广州去了好几年,赚了一些钱,你嫁过去正好可以享福……纪梅脑子里想想,还真想到了这个牛宝,黑黑瘦瘦的,是个顽皮鬼,小时候还拉过纪梅的小辫子,把她拖到哭。纪梅有点不敢想,回去,真要和这个黑黑瘦瘦的男人在一起吗?不由自主地,纪梅想到了那个年轻男人,白白净净,斯斯文文,还很有礼貌。纪梅特别喜欢听年轻男人讲那两个词:谢谢。柔柔的,带着温情。

春节的脚步,哪怕是老太太的小脚走路慢慢腾腾地,终究也是要走到那一个午间,年轻男人从电梯里走出来,走到会议室里。年轻男人关上电梯门,纪梅就闻了进去,把一块黑巧克力塞在了年轻男人手上。年轻男人还没反应过来,纪梅已经快速地跑了出去。

晚上的火车,纪梅就将回到老家,可能,以后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城市了。躲在女卫生间的纪梅,不自觉地呜呜哭了起来。

## 微型小说

### 楼上的男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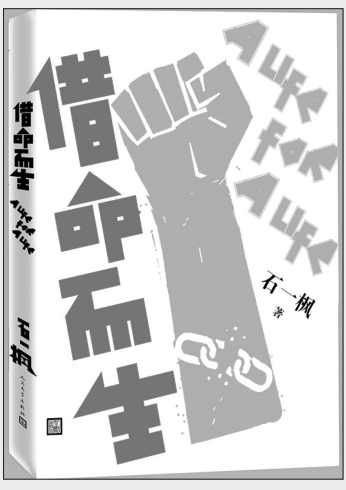
◆ 崔立

离上班时还有10分钟的时候,从位子上站起来,轻轻地推开了年轻男人休息的会议室的门。纪梅看到,年轻男人端坐在一把皮椅上,脱去了鞋子的一双脚,架在另一把皮椅上。椅子是面对面放着的。年轻男人听到了声音,迅速地收回了脚,看着纪梅说,一会儿有会议吗?纪梅愣了一下,说,哦,是的。年轻男人说,哪个部门的会?纪梅说,是……纪梅胡乱说了一个。年轻男人说,我知道了,等会儿我就走。五六分钟后,纪梅走过会议室,门是开着的,年轻男人已经走了。年轻男人应是坐在另一侧的电梯离开。纪梅走进来,看着年轻男人刚才坐过的真皮椅,都已经擦放好了。还有,房间里也没有男人脚臭的气味。纪梅记得,在家里,父亲的脚总是最臭的。只要父亲一脱鞋,流

父亲的脚足以用臭气熏天来形容。纪梅想,难道还有不臭的男人的脚吗?关注这东西,看得多了,似乎也就成了一种习惯。差不多到这个时间,纪梅就忍不住朝着电梯门去看,看着电梯门打开,年轻男人从里面走出来。几个女同事都笑她,孙子美说,纪梅,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?张洁说,肯定是的,你们看你们看纪梅的脸……纪梅的脸,不知怎么突然就不争气地发起烫了。我喜欢那个年轻男人吗?怎么可能呢?但到哪天中午,若是年轻男人不从电梯门走出来,不去会议室休息,纪梅心头空荡荡的,总有一天失落,甚至在想,他是不是今天休假了?是不是在加班,来不了和休息了……

时间像流水,看似流得很慢,流

## 连载



就落了下來,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——不信你问他,我有人证。”

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:“这是事实。刑事责任,我们也不敢撒谎。”

副科长又说:“我还专门找人问过,这种情况算误工费,误工费就不赖我对吧?”

杜湘东点点头:“你别激动,我又没说赖你。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,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?”

副科长叹气:“在这之后。他本来也没反抗,还偷偷求我们说要不‘私了’呢,不想混乱中姚斌彬打了,我又没看清楚,趁势踹了姚斌彬一脚,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,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‘花’了。”

杜湘东接着问:“许文革干吗那么护着姚斌彬?”

“俩人从小就跟着玩儿似的。姚斌彬长得像个女孩子,在外面没少挨欺负,为了他,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。这孩子性子狠,跟谁都当对面不吭声,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;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,要是惹了姚斌彬,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。”

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,又补充道:“以前还有风言风语,说他俩是……那什么……”

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,也跟着问:“到底不是——那什么?”“又问:‘那是什么?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,专门

的术语则称为‘鸡奸犯’。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,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的。那人刚住进监狱就抗议,说别人要强奸他,闹得他不敢睡觉;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,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,闹得谁都不敢睡觉。后来只好把这关到单间去了。”

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,挥拳道:“这他妈不是扯淡嘛。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,许文革跟姚斌彬好,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,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的。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,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,也是厂花。”

“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?”“早不在厂里了。都是厂花,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。现在的女的多精啊,知道臭工人没前途,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,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,没两天就跟着人家结婚了,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。”

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,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戳心蹿了一通。他又问:“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?”

“也就姚斌彬他妈了。过去是个质检员,现在退休了。”

“把她家地址给我。”

从保卫科出来,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,这时却从一扇窗子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:“我却没法分辨,我终日不安,他俩勇敢和可爱呀,全都一个样……”是苏联歌曲《山楂树》,五一劳动节快到了。再穿出一道铁栅栏门,就是职工宿舍。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,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,灰砖的则是筒子楼。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捡着空地上的垃圾堆,风把灰土扬尘吹起来,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。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,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,饭味儿、霉味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,近乎发酵。他爬上四楼,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一个蜂窝煤炉子,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。再往纵深里踱几步,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,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。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。